

舟發祁江上春風散柳絲公孫初對策主父欲乘時天器成須晚高才衆所推看君饒意氣詎是一經師

獻花致語爲歌兒祝內

金塘綺井醉春風深淺蒸霞滿樹紅待得千年看

結子瑤池王母笑相逢

桃花

富貴花開富貴家滿城丹縠鬪奇葩姚黃魏紫知

無數如在瑤臺望翠華

牡丹花

傍砌當階世罕逢紅燈閃爍綠盤龍朱樓結綺形

雲遶知在仙宮第幾重

芍藥花

含香帶粉玉樓傍已得先春看艷陽玉潔冰清和

鼎鼐端嚴不數漢家粧

梅花

隨他天地競奢華練帨冰消映彩霞玉樹望來和

露氣分明指點玉皇家

李花

千枝繚繞帶輕紅桃李中間更一叢晚翠春酣鋪

碎錦午橋庄上酒初濃

杏花

飛盡紅英艷有餘凌風炫日燕差池他時結得勻

圓果若比蟠桃色更奇

櫻桃花

垂絲宛轉對華堂，別是天然一種芳。
共道玉皇紅世界，翩然青帝紫羅裳。

海棠花

早於桃李晚於梅，冰雪肌膚姑射來。
碧玉黃金俱物外，長生洞府引霞盃。

水仙花

爛紅如火亂交加，掩映春醪琥珀斜。
應羨朱顏渾不老，掌中長似握丹砂。

山茶花

送顧太史起告還朝

吳江新水碧於油，簫鼓樓船在上頭。
去路已深芳草色，逢春還憶少年遊。
風清玉珮趨金馬，日麗彤闈奉紫旒。
聞道講筵虛席久，懸知入告有嘉猷。
朱濟之邀余看海棠丘，張潘三君暨曦兒。
同集有歌者，情侍酒作四絕句。

已日三春逼艷陽，隔溪花發自流光明。
霞掩袂，晴兼雨來看。佳人傍晚粧。

其二

杜老林人亦姓朱，不知其舍有花無。
高樓爛熳清酣後，世界於今似錦鋪。

其三

花卿亦是惜春時漫與花神共鬪奇妖艷不教勝雅淡色香深處斂雙眉

其四

主人強飲客猶醒大白呼來不暫停更出談鋒堪濟勝海棠花下說朝廷

倩兒偶有所苦戲題一絕

桃花洞口結盤螭正是春光謝客時漢殿祁恩方未已夜來莫遣武皇知

王大司寇予告歸訪之弇山園

未老胡爲早乞身腰犀偏照髮如銀文章海內誰相敵樽酒年來轉自親住隔婁江三十里名忝卯榜四餘旬午橋何似弇山勝白傅長過莫厭頻

端陽日方山人見過留酌草堂

昔在江湘今在吳故人猶識故時吾相逢況是天中節潦草銜杯共泛蒲

江上偶題嘲倩

仙郎盡道月中回月已虧盈尚未來水白茫茫天更闊江邊那有望夫臺

送周撫臺赴任南少司徒

甘雨初迎大有年，感公覆露得廻天。
農卿已入星輶使，澤國猶聞雲漢篇。
隨路謳歌送行李，滿城冠蓋擁離筵。
袞衣一去還堪憶，只在神京日月邊。

送李兵憲開府三吳

野夫久矣臥江鄉，亦載壺漿出練塘。
曾識龍門占氣象，重看豸斧倍輝光。
民如望歲留旌旆，帝爲扶風簡俊良。
文襄自金都撫吳歷尚書一十九年亦江西人超拜故應須久任，三吳今日有文襄。

贈周塾師

長身玉立氣昂藏，都授高名獨擅場。
貯腹經書堪作笥，及門游夏盡升堂。
姚江物色猶前輩，練水人家似故鄉。
自昔大才成較晚，平津原是老賢良。

送丘五老之金陵請經

祁水日悠悠，君行何所求。
兩僧隨荷擔，七月任披裘。
杯向青蓮度，經從白馬收。
西天那在遠，指點石城秋。

壽秦少說七十

昔年曾是乘驄客，今日人稱河上公。
謾擬蓬蒿卑適鶴，須知霄漢有冥鴻。
清涼夜色中秋月，宛轉潮流萬里風。
坐閱滄桑經幾變，劃然一嘯世緣空。

壽袁履善七十

賜第虛將姓，氏傳三山五岳。
但隨緣精神龍馬真無比，世界蘧廬若自然。
不問人間誰趙孟，倘逢天外有彭佺。
算來萬事都飄擲，初度行過七十年。

燒酒行示兒輩

從來易醉是卯酒，一醉昏昏直到酉。
何況燒刀可殺人，誰能歡飲必盈卮。
一日光陰能幾時，醉中萬事俱無有。
几上攤書無暇讀，翻似楊枝棘吾肘。
今日已過明日來，課業都忘三六九。
爲問今月何時令，明年此際還乘輿。
攬衣滾滾入科場，但將空腹圖僥倖。
主司不策醉鄉侯，何勞麌蘖頻爭勝。
莫向江頭復怨天，勤苦無成方是命。

王爾更我天無苦無爲文晏々

園軒幸主臣不策安知人子所懷此萬般事半難
不思平生如是樂此樂也莫不以作樂耳惟是人
日已盡明日來君去君去君去君去君去君去
津貞無休止斯言無那前時如無林種吾相全
殊入精神得此身此身一念愚翁所遺真可憐

歸有園稿卷之七

詩編 辛卯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詩

元日試筆

元晨最喜鬱重陰嵎谷風來喜更深續事已占農
父意椒花空繫老臣心安儲何用招商皓築野能
無夢傳霖經略應須酬 聖主莫將金幣餌南侵

附除夕書懷效長慶體

今夕樽前看眼前貴人誰到古稀年生兒亦解親

王爾更我天無苦無爲文晏々

園軒幸主臣不策安知人子所懷此萬般事半難
不思平生如是樂此樂也莫不以作樂耳惟是人
日已盡明日來君去君去君去君去君去君去
津貞無休止斯言無那前時如無林種吾相全
殊入精神得此身此身一念愚翁所遺報君全

歸有園稿卷之七

詩編 辛卯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詩

元日試筆

元晨最喜鬱重陰嵎谷風來喜更深續事已占農
父意椒花空繫老臣心安儲何用招商皓築野能
無夢傳霖經略應須酬 聖主莫將金幣餌南侵

附除夕書懷效長慶體

今夕樽前看眼前貴人誰到古稀年生兒亦解親

詞翰款客猶能備管絃羅網蚤辭緣肺附支離終悟得身全百年轉轂渾常事對酒長歌獨灑篇

三日枯坐齋中有懷子柔作

繡佛燈前想髮禪蒲團相望隔爐烟花泥故沒陶生逕蠟屐何辜謝傅緣黃鳥知音翻歷歷銀塘過雨淨涓涓千門競貼鏤金勝一老垂簾續太玄

大司寇王公輓章二首

少日同朝老息肩人言好事故難全應慙櫟社隨年長不道庚星掩月圓四世科名纔八座一辭祿卽重泉從今莫問西州路春到弇山倍黯然

其二

身騎箕尾竟何之心是靈山赴會時漫以文章勞宇宙翻因糟粕悟希夷從今住世心無礙自信生天路不疑此後思君休下淚但隨僧蠟誦阿彌

人日集張二丈館喜雪

窄逕衝泥路沿溪渡古橋相逢多後輩取醉說前朝風俗宜人日星河爛雪霄殷勤舊鄰父莫問夜迢迢

朱濟之以扇索詩偶贈一律

我愛山人朱濟之口中月旦手中詩
潮田自飽香
粒飯藥裹兼收敗鼓皮花下有人時
索酒松間無月不聞
慕浮名何似逍遙樂悔却從前歎數奇

燈夕詩有序

是歲辛卯元夕燈火之盛前無與比而余
初度七十自十三至十八夜諸少俊以
酒爲壽蓋無一夜不在醉鄉也得絕句
九首以自娛其老且識惜陰之意云

十三夜集沈伯咸館衆有所遲已果如願題

二絕

華月當空錦席開清光不共玉人來
無端城北衝汎路十里香風一騎回

其二

滿堂歡飲共陶然迎得如花美少年底事含情無
一語廣寒深處望嬋娟

十四夜集寶綸堂曇兒置酒爲余稱觴

吾年七十古來稀紅燭當筵看舞衣更是伯兄添

皇石周朴詩集卷之三
六歲何慙花萼正相輝

十五夜集北里稷兒館中

佳兒置酒開元宵舞罷停歌較寂寥解得承歡有
深意不令黃髮近多嬌

十六夜宴侯大參與諸少俊同集

春筵爛熳晝遊歸醉沫淋漓濕繡衣輸却少年寬
飲量金杯到手疾於揮

十七夜邢進士先酌余于匯龍潭繼赴縣公
使院之席各贈一絕

燈筵不道是初筵肯酒佳肴春水船復遣歌兒扶
几杖纏頭那惜千銅錢

其二

龍潭罷飲復烏臺稠疊難禁濁酒杯更是夜寒歌
不發清言相對漏頻催

十八夜值倩兒生辰邀諸少俊集逸老樓中
因識隱語用擴壯懷作二首

逢卿燈後慶懸弧妻爲當壚自執壺勸得諸公都
爛醉春衣典盡酒頻呼

其二

疑是生前有宿緣琵琶聲斷憶當年歌樓未了人
間債重領春風到酒邊

寄懷大宗伯沈公

公名鯉歸德人原籍昆山

公向商丘望武丘封書長寄海西頭他時建禮同
宵直前度浮言共水流名在玉堂真學士生當崧
岳古中州應知惟幄人惟舊良弼無勞夢裏求

勸善偈四首

虛空無一物着物始有我識得本來無就是好功
果

其二

時來心噴火時去湯澆雪有來便有去莫作世間
業

其三

凡人俱有欲盡向世間討縱然討得來歡喜是煩
惱

其四

只因世界昏魑魅咨饕逞有時見天日避去無踪

影

送唐叔達游都下

君居東海上，閉門澹無營。一朝理蒯緜，逝將適燕京。
曲士矜咫步，達人慕長征。山河爛錦鋪，况乃春日晴。

行涉齊魯遠，見帝王城。

天子方垂衣

左右羅公卿，朱門盛賓客。冠蓋森縱橫，棹頭相辟倪。
揮手謝逢迎，長安多酒家。胡姬鬻唱聲，昔時慷慨地。
倘逢擊筑生百壺，那惜肝膽爲誰傾。攜之臨高臺，盧龍望妖氛。
刀斗一何急，堠火一何明。請

纓顧已晚上，書耻無成且。歌出塞曲不問還，家程丈夫自有志。妻子安足繫，寧爲其所笑。毋爲其所輕。

贈孔炎宗侯父子膺薦

蚤知薦剡出黃門，橋梓聲名動至尊。自是高皇能種德，南陽龍氣兆文孫。

慰孔炎失孫

看君弱冠又生孫，龍種人間不易存。解識浮生俱幻泡，春來芳草莫傷魂。

寄孔炎

廢後莫書空猶然夢宛中西園誰永夜南國自春
風補袞予無用裁詩爾更雄年來成底事禪悅得
無同

謝人惠茶

知君近自霅川還分煮新茶梅雨間爲解色香消
未盡一鐺相對掩禪關

夏日雨集李進士園作

草堂題字在曾記昔年過客喜新醅熟時迎舊雨

多竹深藏綺席花好媚清歌已識青雲館何須味

潤阿

爲西隱僧詣馬開府乞施

東天無佛亦西天爲勸將軍種福田武庫久知無
厚積禪堂姑結十金緣

重五日憶子柔在宜興赴試

相別何匆遽相思各渺茫禪心仍妙喜旅況復端
陽芸閣蒸梅潤蒲觴帶雨香孤航何處所水闊共

天長

子柔以數字來謫情近事書此寄慰

書至憐吾倩嬌容挾乳腥年輕雖喜鬪事過卽忘
形鬼自能爲祟人今惡獨醒歌臺應漸冷窓下榻
黃庭

屠儀部長卿自四明來訪留酌歸有園慰贈

二首

倚劍聞歌行路難扁舟雨裏泊江干長安斗酒十
年去狂客危言五夜闌誰謂小山非世外漸看微
月出雲端相逢莫詬升沉事夢醒邯鄲且自寬

其二

由拳曾識舊甘棠到處爭看白面郎一自雲霄違
雨露坐令人世轉滄桑虛慙物色歸徐孺誤擬門
生拜鄭莊漢代長卿誰可二才情千古略相當

重五日集滙龍潭同長卿漢卿輩觀競渡

荆江曾駕五龍游競渡須乘萬里流乍可銀塘容
舴艋猶爭采勝恣沉浮尊前亦有懷沙客海上初
迎訪戴舟爲愛紫雲能佐酒明珠那惜作纏頭

竺林院與長卿漢卿諸君小集

一燈懸照夕陽城乍見紅樓放晚晴酒德未應妨
妙果潮音原自向空明雙松故識前朝色萬竹遙
分上界聲此際與君談出世西天今已近東瀛

子柔試畢歸太倉代倩致訊

陽羨聞回轍逡巡且未還謝家多玉樹李白在匡
山積雨魚龍奮深林虎豹閒相思何所寄欹枕聽
潺湲

其二

問我今何事居然學寓公投謫須有北避咎合居
東雲雨真成夢聲音總解空惟餘知己戀猶在萬
緣中

楊大司馬枉駕歸有園留酌有贈

樞府辭榮下鎬京閒雲飛鳥一身輕他時簪笏陪
朝請滿逕蓬蒿問友生肺腑何須嫌內舉風塵今
已厭浮名誰躋八座年踰七頭白青山有舊盟

崑山顧進士懋宏見過留酌陽春堂因盛稱

予文予甚媿焉書二律答贈

風緩雨初霽池塘生夏涼清宵促雞黍往事談荆

襄作客詩名早還家姓字杳休嫌頻繼燭座有顧
長康

其二

海內文章伯於今誰主盟吾衰憐大雅汝去續南
征濁世翩翩意名家籍籍聲青雲生羽翼聞道著
書成

寄殷無羨職方

帷惺先秋策未然早驅飛將出祁連青雲舊署還

吾黨黃石遺書識往年塞下胡兒休飲馬江南才

子會籌邊更驚短李詩篇富文武功臣在眼前

董主客自吳興來訪

當年題柱挹風流今日相逢大海頭茗水東來移
盡舫祁江小梁近丹丘淵源久識天人對慷慨能
爲燕趙游獨怪玄經非世用楊雄寂寞竟何求

送子柔赴試金陵

積雨江梅潤暑氣日以清片帆颺秋風送子遊上
京時人羨利達疇不願速成而子富才術雅志薄
世榮爲事希有功志氣本合弁眷彼棄繻意顧茲

倚閒情搏扶不在遠一擊九萬程矧當強盛年努
力乘休明吾衰倦衡茅側耳鳴鹿聲壯猷欣所託
能無伏後生

代倩送李中翰還朝

關河秋水白於銀使者還 朝彩鷁新君去天邊
供染翰吾留江上伴垂綸一杯酒盡催行李三疊
歌殘別故人相送拾遺無限意古來惟有一汪倫
秋夜飲顧宮賛園亭

銀魚颸解遠朝班歸臥吳東第一山地湧玉巖青
天連秋水碧潺湲月明杯酒千林靜露冷城
砧五夜閒沾醉不須論興盡江門潮落櫂歌還

壽張翁八十

舊日羅溪隱人看白面郎移居深歲月閱世幾滄桑
桑老未忘兒戲詩能挾酒狂齒強猶健飯翻笑漢
張倉

送馮敏卿再任川中督學

蜀道何如貴竹難簡書重領趣雕鞍軒帷故便羊
腸谷經術能淹芳角冠劍閣風高秋萬里峩眉月

轉夜千盤聞君蚤識楊雄字待問諸生擁講壇

中秋夜憶曠稷二子方在棘闈對客遣興

兒今作客兩長安明遠樓頭月共看南北影涵雙
璧外墳篋聲動五雲端寒生機杼逢秋半書寄關

河歎路難垂白倚門空悵望賓筵狼籍不成歡

稷兒自白下試竣還家喜而有述兼憶曠兒
金陵風色大江來錦浪浮天一櫂回彩筆凌雲雄
獻賦班衣繞榻慰銜杯香飄叢桂爭秋發紅綻芙
蕖及早開更道燕臺方市駿而兄應擅出羣才

奉寄南大宗伯王公

弘誨

趨朝同惹御爐烟南北相望又十年吾以思蕪滄
海去君方燕鎬玉堂偏回瞻建禮如天上坐見雙
鳬近日邊舊學不須勞夢卜早聞黃閣制麻宣

寄贈江陵張中丞澤民撫閩二首

聞道熊轔度武夷七閩冠帶擁前麾巡郊所至瞻
風采在廟從來覩羽儀公以奉常卿被簡捲甲秋高瀧氣
肅攤書夜靜篆烟遲藉難莫問軍興後帝命於
今付保釐

其二

高牙坐整萬貔貅
繡斧崢嶸尚黑頭
儒將誰能輕郤縠
帝師蚤已識留侯公故出門下
征策島道先寬南顧憂
已分勳名輸後輩不妨清世老菟裘

慰子柔下第

爲問金陵幾上書十年
猶自困公車窮愁天地秋
逾慘得路交遊日漸疎
阮籍往來空涕泗楊雄文似
似藉吹噓知君了却維摩語
蓋世功名暫眼虛

曠稷二子南北第是秋
僅獲家倩之捷聯

成戲述效長慶體

小兒白下大兒燕兩處鄉書各杳然
只爲貪名勞指望翻因行路費腰纏
汝曹莫作臨淵羨人世應知失馬緣獨有一枝牆外杏門楣
落得暫光鮮

九日南城鐘樓偕子柔諸俊時方落第歸爲此遣興

清溪畫舫白蘋洲九日來登城上樓天闊吳閬垂匹練潮回槎浦劃中流狂來漫作逢場戲老去何

妨逐少游莫向廬生尋所適且凭高處一消憂

九月十日侯參知邀余同丘五老暨楊伯善

潘仁卿妻子柔三文學集竺林院

携得行厨近佛堂爲歡不遣老僧忙因叅法藏來
初地漸引禪燈照下方聽梵妙香時入座行盃涼
露欲沾裳夷門慷慨猶如昨相送陶然共醉鄉

贈如隱張翁

逍遙世外更何求秋盡猶爲看竹遊穿逕斲携靈
壽杖臨池猶憶岳陽樓翁舊居有小樓在水邊人稱爲岳陽樓每逢

勝景題詩句常向鄰家覓酒籌問我竺林何處是

送君如過虎溪頭

送王博士北上

五年絳帳練江湄爲訢平津射策遲燕市驛鰜今
得路春風桃李共乘時山中一別無知已堂下諸
生有去思問我愁心何所寄烟波渺渺片帆移

書示閔三一絕

丹青篆刻更琴書博得人間一草廬不向名都通
姓字至今猶歎食無魚

贈許錦衣稱榮

詔領金吾拜紫封曉依天仗立從容趨朝帶劒還
緹騎上殿垂衣護袞龍巡徼風清寰宇靜象賢
人在世恩重常家子弟無紈袴述祖勳名上鼎鍾

送李中丞予告還虔州

當年推擇竟何如此日飄然感敝廬天子垂旒
惟密勿言官得路恣吹噓雙江水闊春帆遠三月
寒生夜雨初歸去承歡應計日可能長臥舊林居

壽玉陽戴甥七十

何物堪難老行年七十週三春高氣色兩界任沉
浮觀世多青眼稀齡尚黑頭願言從此去一萬八
千秋

七十自壽詩十首

有敘

余讀抑之詩而知後世之人無生而高貴者雖處高貴亦不過暫時之一寄寓耳矧余生而多故屢涉艱難卽年躋七十官至大寮而不足之時常居其十九今逢初度親友來賀者咸述其所已然者

爲之詞而烏知其隱然者乎故與兒輩
聊述其槩以自附于抑之義云耳匪敢
于穀天之所庇也

古來七十始懸車吾已懸車九歲餘天地有情容
棄物朝廷無事稱幽居老稀朋輩須尋少貧愛
園居總遂初自後十千場醉足誰言暫宿此蘧廬

其二

萬劫經過剩一身看看又是古稀人虛名在世難
逃避終日關門遠垢塵慙沸笙歌傾四座貪看兒
女祝千春隨時止足真難老何用熊經共鳥伸

其三

諸公罄祝有餘懽未信東山老謝安身遠四愁經
事久仕因三已識途難辭蘿有逕從他僻禮法無
憑任我寬不是子牟忘魏闕殘生祇有日三竿

其四

香山洛社與東林染却名關損道心吾已無官居
散地欲將何事擾幽襟樓閣海曙雙輪轉堂擬陽
春萬竹深誰是婆娑誰妙喜最關禪悅是潮音

其五

裕後光前衆所期生男亦願早乘時雖無常氏詩
書澤幸免陶家梨栗兒藝死縱工人不用醉鄉可
樂世應嗤明年裏衲尋僧去得失榮枯任爾爲

其六

曾憶爲郎職侍祠趨朝常在夜深時燈前起草傳
呼急殿裏承釐刻漏遲上記不當丞相指分麾遙
擯楚江湄三年未了兵荒債聞道強藩有奏詞

其七

遼獄初因讀詔成半從羅織半逢迎飄搖自作
鷗鷺語反側終寒帶礪盟不信灌夫能作崇終憐
田叔獨含情無端橫被檄天幸留得殘生說不平

其八

蘭臺承詔作神丘靖獻何人爲國謀此事詎須
懷寵祿無端相向起戈矛功成幸喜還山父賞懋
惟應相國優試聽長年呼萬歲絕勝拜將與封
侯

其九

江山臺榭總相歡
天地縱橫意未闌
畏壘漫勞同社祝
衡門何用進賢冠
吟筇到處俱三逕
齋飯隨僧共一餐
七十餘年成底事
九重何處奉心肝

其十

對酒休歌奈老何
英雄誰不歎消磨
岡陵引祝坡翁少
文武成功晉國多
手植松筠俱長大
身經歲月任蹉跎
今皇近日尤神武
宦海從前感息波

福建按察司經歷年家子周廷棟著

歸有園稿卷之七

陳釋寫

歸有園稿目錄

文編

第一卷

序

送大中丞周公赴任南少司徒序

贈撫臺周公擢南少司徒序

贈海上顏令君榮膺 賦典序

贈邑令熊侯考績榮膺 賦典序

贈松郡司理李侯考績序

贈崑山呂侯考績序

贈崇明令李侯考績序

贈邑簿高君擢 趙府奉祀序

送邑丞趙君致仕還蜀序

送大中丞李公 予告歸虔州序

別邑博王先生序

第二卷

序

楊襄毅公京榮錄序

王氏族譜序

春秋經傳類事序

周胤昌集序

西征集序

馮咸父詩序

五湖釣叟卷序

老子解自序

世廟識餘錄序

存介編小序

塵餘編小序

歸有園稿序

第三卷

序

奉贈申母王太夫人六十壽序

熊慈母楊太孺人壽序

贈金外姑沈太孺人八十壽序

贈憲副袁先生七十壽序

贈別駕顧君夫婦雙壽序

徐四老七十壽序

贈秦少說先生七十壽序

贈蜀左史子完龔先生九十壽序

贈梁封君壽序

贈唐母某太恭人壽序

贈楊母某孺人壽序

第四卷

記

南還記

遼廢王事紀

第五卷

記 傳 碑

嘉定縣儒學新濬匯龍潭記

嘉定縣新荊鐘樓記

鶴適園記

徐氏義廩記

歸有園後記

讐蓮記

王先生母子節孝傳

陸贈公傳

金孺人傳

馮母馬太安人傳

劉母方太淑人傳

重脩陽山白龍母廟碑

邑令朱公去思碑有銘

明故施贈公暨配陳太安人大浮阡延覆

碑有銘

第六卷

墓志

明故南京兵部右侍郎贈都察院右都御

史顧公墓志銘

明浙江按察司副使袁公墓志銘

明儒林郎山東濱州同知外舅金翁墓志

明故淮安府學訓導方齋殷先生墓志

朱隱君墓志銘

嚴伯阜墓志銘

第七卷

墓志

明亞中大夫江西布政司參政海南鄭先

生夫婦合葬墓志銘

明承直郎刑部山東清吏司主事孫公暨

配唐孺人合葬墓志銘

明封徵仕郎戶科左給事中萬公暨配封

孺人周氏合葬墓志銘

姚國祥先生夫婦合葬墓志銘

亡友道述唐君暨配韓孺人合葬墓志銘

妻翁夫婦合葬墓志銘

時處士暨配王孺人合葬墓志銘

處士李君暨配徐孺人合葬墓志銘

沈禮卿夫婦合葬墓志銘

明故處士原仁徐君暨繼室潘孺人墓志

銘

明從仕郎直內閣誥勅房中書舍人潘君

墓志銘

第八卷

墓志 墓表

誥封太宜人侯母朱氏墓志銘

誥封宜人沈氏墓志銘

明封宜人顧婦丘氏墓志銘

明誥封太宜人李母程氏墓志銘

明誥封恭人沈室錢氏墓志銘

楊母張孺人墓志銘

沈叔良婦周孺人墓志銘

明文林郎吏科右給事中許君墓表

明故郭宜人王氏墓表

劉子威室顧宜人墓表

第九卷

祭文

祭大司馬思質王公告墓文

祭少司馬觀海先生顧公文

再祭顧司馬文

祭王大司寇文

祭曹大司空文

祭劉大司空文

祭周文恪公文

祭徐涵泉同年文

祭王華松府丞文

祭唐妻江憲副文

祭孫主政同年文

祭顧龍海符卿文

祭王麟洲奉常文

祭練城沈中丞文

祭蘇封君文

祭王怡樸封君文

祭支封君文

祭朱象齋文

祭郭趙州文

祭邢北橋文

第十卷

祭文

祭外舅王翁姑文

祭外舅金翁文

祭周甥文

祭殷方齋先生文

祭龔長史文

祭朱隱君文

祭唐道述文

祭龐子儀文

祭陳抱貞文

祭孟丞文

祭盧生文

祭徐元化文

祭 謩 封 夫 人 潘 年 嫂 施 氏 文

祭 侯 恭 人 文

祭 金 稔 人 文

祭 馬 夫 人 文

祭 李 母 程 太 宜 人 文

祭 顧 宜 人 文

祭 沈 三 嬢 子 文

祭 楊 安 人 文

第十一卷

雜著

塵 諧 計 二 百 四 十 四 條

第十二卷

雜著

鏡 戒 計 二 十 七 條

第十三卷

雜著

嘉定縣申請鄉賢殷方齋先生入祠狀

嘉定縣申請開河狀

嘉定縣申報水灾狀

保留賢能縣丞趙任狀

上戶部貌請改折漕糧狀

修濬水以光學宮狀

戲移南荒檄

竹林院勸化人善有偈

第十四卷

雜著

跋祝希哲真書卷

跋沈啓南賀楊儀部致仕詩卷

跋風節遐思卷

跋牛車圖

跋陳倅卷

跋王叔楚畫卷

跋宋仲溫書絕句卷

觀音像贊

水月觀音像贊

蔣封君像贊

秦少說侍御小像贊

潘仁卿像贊

妻子柔像贊

又潘仁卿像贊

弇州公像贊

任隱君像贊

有序

秋水生小傳

復沈氏立後議

撥付曆稷二子帖

募建鐘樓疏

第十五卷

書

京藁

奉徐存翁閣老二首

與王鳳洲中丞五首

與王荆石宗伯二首

復王敬美督學二首

復王和石督學

與凌洋山司馬三首

與孫小溪中丞二首

與顧觀海大參三首

與顧學海翰檢

與袁定山憲副

與蔣曾山少參二首

與管東溟僉憲

復馬具泉大參

復王新泉奉常

復焦臨溪同年

與白仰庵少卿

復袁太冲長史二首

復郭兩峯憲副二首

第十六卷

書京藁

與吳小江司寇二首

與郭華溪司馬二首

與陳我渡司寇二首

復鄭範溪中丞

復楊本菴中丞

復張周田中丞

復張弘軒中丞

復陸阜南同卿

復蹇理菴學憲

復馬定宇憲副

與涂侍御

與徐大參

復嚴順菴方伯

復沈練城方伯

復侯復吾憲副二首

復張九山憲長

復馮文所學憲

與支簡亭學憲

與周紀善

復屠青浦

復方斗華太守

與唐少谷

復高尹三首

與朱尹二首

與王中丞

與陳侍御

與秦太守

第十七卷

書

與朱斗山太守四首

與俞勝峯太守五首

復楊二守

與王郡倅三首

與徐檢吾五首

與顧少司馬觀海五首

與顧翰檢學海十一首

復馮學憲六首

戲復錢兼山

第十八卷

書

與邢知吾侍御

與凌洋山司馬

與龔汝修二首

答楊本菴司農二首

答張明初

答何侍御

與李晴原

與申玄渚書

與王繼津司馬

與袁裕春宗伯

與蘇侍御

復張司農

答唐公子

與吳上舍

答何震川宗伯

與張九山

答顧寅齋

與人辯謗

復沈廷望

與妻子柔

復郭公子

答 襄王二首

歸有園目錄終

歸有園稿卷之一

文編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序

送大中丞周公赴任南少司徒序

歲戊子東南大水吳越之間溢爲巨浸懷襄蕩析之患亟矣天子哀閔元元思得才誠任事之臣以填綏其地會撫臣缺詔所司慎簡以充而太常卿歷城周公遂晉御史大夫銜命而出至則宣布德意問民所疾苦一切條教自寬逋已責之

外悉主於禁末伎崇本業務與民休息民是以欣
欣然漸有起色逮己丑而大旱乘之矣蓋自四月
不雨至于八月凡三農于耜舉趾之事盡廢不講
蘊隆之毒橫被千里異時沃壤幾於不毛黔首嗷
嗷哀籲之聲又甚於懷襄蕩析之日矣公曰吾爲
天子撫疲民而致災自我則何以官爲乃叩

闕上書言東南且無民矣賦安所出臣願以一身
之去就爲百姓祈旦夕之命請盡免今歲田租當
是時大司農急於上供初不虞天行之數至此極
也欲爲之量蠲公孰不可則蠲其十之五六而蠲
之所未盡者仍促輸之比明年而司農之檄旁午
於道矣公戒諸部曰空釜而索糜終無益也有都
御史在利害自當之耳盍緩之以需春熟于是追
呼絕響民間按堵如故嗟乎蠲租之疏卽他省歲
歲上也直尋常事耳若夫躬領督賦而停征之舉
寧覩上旨以無傷民心則比之漢汲長孺之矯
詔尤難贍非古之豪傑而誰能肩之乎昔祖宗
時猶告晏耆紳稱文襄周公其舍已曠民之事疑

與公無異然猶須久任以成功而公可一日去吳也以是吳之督帥學士大夫置父老子弟業欲以文襄十九年故事留公而公已量移南少司徒行矣計其資無三年積也若主爵者猝然而奪民之所怙此豈不爲三吳地哉余惟撫臣之與司徒均爲國家主儲持也乃撫臣管幹而典其出司徒安坐而需之入豈無勞逸之辯乎北山之歎固採詩者之听不遺也以公之焦思於吳疲力於吳卽未三年而枯搘鞅掌憂憊疚心追視文襄處泰寧之

會其艱難十倍而亦欲以十九年居之是未諳于今昔之勢也故主爵者不肯久任公以徇吳人之私豈古者内外均勞之義宜爾耶矧代公者卽吳之兵憲李公也李公嘗翊贊公作平準之書遺蘇松四郡以百世之利是能以公之心爲心者公雖去而李公在見李公行事如見公也而履台握斗又必自卿亞始則何疑于公之速徙也時吳帥馬君繼武數論公才具甚大當凋瘵翹蕭之際未嘗不急民之病而又無饑其師故三軍爲之鼓舞於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其行則願乞一言以識其投醪之感余昔與公同朝已稔公之素而又重馬公之請因偕述公撫吳之槩如此

贈撫臺周公擢南少司徒序

撫臺周公之拜南少司徒也吳淞馬將軍業謁余文送之矣至是屬部諸州縣之長咸鞅鞅於公之去復有所請余又何辭以當諸公之辱顧公之所以慈衛我吳者其功德甚盛非他人之爲撫者比也則安敢不更其端記曰天子使其大夫爲監於方伯之國卽今建置撫臣意也故其官勢重而權專而其最專且重者宜莫如畿輔蓋天子之神州赤縣在焉其所轄自京兆以暨於九郡文武冠帶之吏一稟其約束故視他省有間余又及見異時老成其行事屹如山嶽儼如神明意所措注孰敢撓之比事竣而還朝卽爲名卿爲碩輔功業著於春秋是故名成而不毀自倭人內訌而爲之撫者類屬意於軍興而會計之籍頗置之不講乃勸勦擒攘之際繁言易興則有不得久安其位者

故勢有所分而權有所掣雖稱爲舉幃仗鉞之臣而一切第務茹納轉相沿襲以博安靜之名逮日至之時惟悠悠俟遷而已此於人國緩急奚賴焉若今周公者故東土之豪士也其爲人氣雄而志銳識遠而守固其爲撫一以詰奸禁貪去奢訓儉明刑興學爲已任而儲待登耗之數尤精析毫釐張弛縱舍輒有出於常人之度外者吳楚之交萑苻盜起公一麾而往卽就擒弭己丑旱荒稅無所出公爲民祈命不盡蠲不止卽不盡蠲姑聽民無

輸用是饑而不害此皆其事之章明較著者乃其纖悉隱微刻厲堅忍日以一腐傳餐而豪舉者議以爲陋以數豆享客而趨時者議以爲簡公直已行之更不左右顧而端本澄源矢由身始固宛然前輩之典刑也施及二年而上以之爲倚下以之爲毗此豈悠悠俟遷者乎而名卿碩輔之階疑於是乎在故曰公之撫吳非他人之爲撫者比也諸君爽然曰公其命我哉顧當寧知公矣而是陟也不北而南何也有爲者當與不爲者等乎余曰

非然也今有乘黃日能千里而姑以百里休其足
焉非故逸之也養其全力而需之致遠耳公具文
武之才有預察機祥之智正國家所恃以遺大
投艱者試觀目前孰與於公而陪京爲優游燕適
之地休公於此用人者得無意乎雖然余又有以
告諸君者余嘗承乏荊州矣當水旱連年天災之
行抑有甚於吾鄉所見者乃田盡蕪而稅仍在殞
相望而斂愈急凡司牧之吏救過不暇無一得釋
於負擔而免於罪戾者則當時之爲撫者可知也
以今日處窮迫之勢而得公一人焉爲之慈衛卒
之方內乂寧而官民晏然則諸君之感德豈有既
乎詩稱敷恭桑梓余旣樂爲之言而他日惇史之
徵信知余言之不誣也遂書之以爲贈

贈海上顏令君榮膺貤典序

頃年天子銳意吏治間大創一二嚚噩吏而日
疇咨良牧以撫柔其民時海上顏令君適以三年
之最奏天官氏按令甲爲之請詔用令君恩覃
及其所生被以章服錫之褒綺於是令君之父巡

臺灣國家圖書館，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C.P.

徽公晉階文林郎而其母范氏得封孺人此天子所不能槩施於折之外者不誠稱甚盛典哉會迎恩之歲二尊人遞届耆齡而又俱在養令君得羅膝而一致萬年之觴而海上之人咸樂令君之有父母也又樂其父母之齊年而滋祐也則相與驩舞爲令君祝純嘏而鄉先生侍御秦君少說比部俞君子如復儼然造吾廬丐一言以宣令君之美而且以彰其家積慶之盛蓋以余雅知令君賢也昔孟子稱生人之樂有三而以父母俱存當其一焉謂爲天倫之幸即使之王天下其樂弗與也而又何有於區區一命之榮耶迺孔子論孝則第以揚名顯親爲至而名之所以揚親之所由顯則不得不憑怙於外來之寵靈以爲娛親之具由此觀之生我者父母也成我者君也有以生之無以成之卽孝如曾閔亦安所藉手以酬罔極是故天倫幸矣而所幸之中尤有至幸者存焉則所求乎君者不可少也而其事又有難於言者今夫刻勵之士疇不願以其身貴而阻於蒙昧之進取則

難劬瘁之臣疇不願以其身之貴沾逮其親而阨於獲上治民之說則難夫挾一難以徼至幸而間有得不得焉則皆或然之數也當令君之舉於鄉也蓋餘十年而始成進士已非唾致青雲者比而其爲令也又得江南之劇邑當其物產凋耗逋責墳委等計見效卽上之人有未易以肝膽悉之者顧令君志堅而事練守粹而行醇爲之一年而庭無留獄野無滯賦失二年而囂梗剔息臃腫趨嬉矣三年而謳歌溢金鳴列盈川矣蓋至是政通人和而邑以大治令君訖持是以獻於天子令君亦持是以報其父母豈非人至而天亦至耶聖人顯揚之訓必先之以立身蓋身立而君親之事皆舉之矣所從來遠哉皇華四牡說者謂爲以君勞臣之詩夫勞臣而以靡盬不遑念及其父母第以口語知惜耳君子猶以爲厚矧今令甲自其身惟之以逮其父母又自其父母推之以逮其大父母與曾大父母沾溉所暨疑無遺榮矣故後世君之勞其臣者禮遇日益隆而臣之有勞於君者其擔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負亦日益重令君自是躋華陟臚恩貤三世施於家國厥有無疆之聞其無忘海上爲之發軔哉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吾以占令君之往又曰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吾以卜令君之來海上之人有同詞焉爲之序次如此

贈邑令熊侯考績榮膺貽典序

國家課吏之法倣於唐虞類以三載黜陟其幽明而爲法加詳用意彌厚吏以最考者無論折之內外自七品而上咸得被恩貽之數以沾逮其所生此非人子顯親揚名之至願哉顧折外之吏以其窘束于簿書迫蹙於期會其得與是典者往往視京朝官爲難職事不稱則不得時日不至則不得時日至矣職事稱矣而無人爲之推引則不得一人推引之矣而後無繼之者則又不得以故吾嘉歷徵前令無慮十數輩非乏賢者而邑之士大夫罕有楫讓縣庭舉恩貽之賀者則其希遘可得而知也乃今僅見熊侯侯蜀人也起家進士筮令吾邑自岷峨而下涉大江以東至於海蓋越數

千里而遙而一時風俗語言固有邈乎其不相入者以是侯之始蒞茫無向詣蓋悶悶如也適部使者行縣亦訝其非宜余謂之曰聖人下襲水土豈亦生而知之者乎大都一無所知者無所不知之地也何則謂其虛而未有所主也盍徐而需之乎已部使者去之未幾而侯之聰明啓矣風俗辦矣語言徹矣訟獄譎張而剖決如流老吏爲之吐舌矣若有陰墉其衷者然後欵列其縣事之使不便於民者疏之上部使者矍然曰是令也安所得於

嘉定哉蓋一年而習二年而練三年而教化大行而三年之間又無一日非水旱頻仍之會化離殘創之衆方待命於溝壑而侯一一爲之調劑爲之擘畫不啻如慈母之乳哺其嬰兒惟恐傷之而處羈濟賑之法尤悉中機宜務令人人實受其福如投醪於河而群飲之無不足也諸部使者聞之益喜於是騰剗於朝者積至數四蓋臚決唱聲翕然同詞而侯之治行遂爲諸邑之冠此曷故哉由其心之虛而中無所主也虛則善受無所主則善

問是故能以其所不知集衆人之所知而又益之
以醇實之資豈第之政皭乎不滓之守有不沛然
迎刃者乎宜其得民之深前此未有也而頃書一
考遂不勞餘力而坐膺 賦典雖循良之驗白乃
其所遇詎偶然哉嗟乎自古賢聖常患於得民之
難然得民非難而得士之心尤難蓋士負其氣而
令挾其威兩相求而兩不相信焉則町畦界而乖
刺興矣故泮水之詩曰載色載嗟匪怒伊教言馴
之有道也然曰匪怒則尤有怒存乃侯之曠士無
衆寡無大小無親疎一切煦之以和殆弁其怒之
影響而忘之矣故急則援之匱則周之有所不平
則舒洩之卽肩踵盈庭而猝不見其聲色之動傳
曰惟有德可以服人此之謂也凡厥譽髦有不感
發而興起者乎夫是以邑諭王君司訓孔君黃君
相率諸生謁余言以爲侯贈余耄而拙於詞卽有
言何足以重侯哉雖然學校者邑之文獻在焉而
徵信於士庶以續思樂之頌云

贈松郡司理李侯考績序

凡進士之外除者其爲之之難疑莫如州縣之長
蓋其於六官之事靡不兼總而簿書督促之煩誠
有日不暇給者夫寧郡之理官乎理官者第主刑
獄而已而他無所與且其位輒於諸州縣之長之
上故勢重以成尊地高而遠凥假以歲月則安坐
而需臺省之選而得是官者恒喜其職之易辦乃
自余而觀則未始以爲然也州縣之難難於求盡
其職職之既盡而循良之效顯然較著矣抑何難
爲之有若夫理官之難難於其心之所不自安而
機伏隱微有不可盡喻之於人者何也爲其密邇

於臺察使之側也臺察使提方寸之印操不御之
權以爲監於方伯之國其威惠予奪自能衡行於
所部之內似不必藉手於理官而陰持默斷之疑
若謂其代大臣而爲之斲者則何以自解當則不
敢言德一不當則怨誹叢之矣故佻動者喜於炙
附常以爲易而懷深識存遠慮者憚於矜炫輒以
爲難而其難視州縣之長不啻倍之也蓋自余歟
歷以來所見爲理者比比矣而利鈍之故皆可考

而鏡也逮還山七年其歲從臺察而行縣者亦且數人多號稱賢者而求其廉不爲剏直不爲訐察不爲苛敦大明作相濟以爲用者孰有加於今松郡理李侯者乎侯故中州產也大都士習隨風氣轉移故南人近媚北人近慙而侯之爲人獨適於剛柔吐茹之中而至於厚自貶損身不勝衣則尤非居勢者之所能及當其行縣之日減駒從節鄙餐絕呼擾已盡屏往時矜炫之習而闇然居約恂恂一儒生也逮與之談法比則精較毫釐而鞠讞平反之際復能挺然與臺察質是非而務令肺石之無寃而後已卽行部他處無弗然者蓋其積之也厚故發之也不輕養之也深故形之也益粹非所謂懷深識存遠慮翹然而出乎其衆者哉宜乎所在德之而會書一考諸州縣之長欲丐余言以張之也夫理官之績人謂其祇備六官之一事耳若無盛美之可述而不知主刑獄者天下之大命繫焉昔人以此卜子孫之興替又非謾謾故也矧大江以南人性輕揚故健訟而喜鬭而數年以前

復有揚其波而助其瀾者至今嚚噩成風纏咻未已而松郡尤甚今得侯爲之理聞其因事求情原情麗法總歸於恕而必主其平是以鈎距不行而爭奪漸息穆如之風漸被於九峰三泖之間而風俗爲之一變人人飲醇矣所親譽而頌祝之者寧有既乎而膚功之奏又孰大於是藉令冥理固然則侯當高其閭以待駟馬車之出入矣區區一考詎足以爲侯賀乎姑書其槩以應諸公之請

贈崑山呂侯考績序

相鄉呂侯之令崑山也蓋三閱年於茲矣而輿頌之聲溢於四境部使者將籍其功狀獻之天子行且膺卓異之賞褒貳之恩以驗白至理而吳之屬部諸大夫太倉守韓侯輩咸侈侯之光榮而徵言於徐子將張其事以告有位徐子曰嘻吏道不誠稱難哉漢人有言庶民之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當是時上之所倚辦者獨良二千石耳乃今之爲二千石者匪自爲之理而曆民之細則又倚辦於令也令良而二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千石良矣是故令之難難於二千石也而令固始
筮仕之職也彼儒生家搨寸管以千世用豈嘗習
文法學爲吏哉一旦騰驟風雲則民社是寄而審
官者復度地而處之類以四遐之人相易而往而
風謠俗尚有闕乎不相入者令坐堂皇號令指揮
一從其意之所欲逞亦安所資以披郤導窺問民
所疾苦而拊循之也而古有神君之稱者何也則
以其純實之心旁燭民隱而需之也又夫是以政
由之平訟由之理傳所謂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
矣其呂侯之謂哉夫侯北產也而吏於南其風謠
俗尚北固而南靡北陋而南競而吳俗喜譁吏之
便不便常旦暮易故令爲難也而南令尤難乃呂
侯之來若凝然有以自信者目不左右睨第沉沉
已耳悶悶已耳人視之無他奇也已而徐偵其所
爲則介不爲苛執不爲泥廉不爲剝大都以忠厚
長者之道和其民破觚斲凋令民寧固毋靡寧陋
無競以故勾摘不施而嚚嚚日遠扞拒未設而盜
賊無有卽菑害頻仍而室家之安堵如故一年而

民敬忌之二年而親之譽之三年而謳歌之然則向之爲沉沉爲悶悶者蓋將鎮之以無名之樸樸之云者純實之根柢也爲南令者不當爾耶今上哀憫元元異時求治甚急故幃幄用事者懲四海裕蠹之弊督責過當而一時吏阿其指往往以救火揚沸爲能而歎息愁恨之民愈病至於頃年而禁網稍稍疏闊矣顧天下宴然而良吏輩出則以清淨之說行而純實之治顯也若呂侯者非吳吏之翹楚哉諸大夫曰徐先生命之矣敢不服膺呂侯而訓行之請書之爲呂侯考績序

贈崇明令李侯考績序

豫章李侯爲崇明之三年將報政而兩臺使覈善最狀無間例當載牘以行而歸其成於太宰顧民方怙之未忍其一日去崇明也則疏之留而第馳簡書奏之以俟 報命於是吾吳一郡州縣之長稚與之共事茲土而喜其績用之告成欲有言以紀其盛美則相率屬吾邑熊令君丐余爲之辭余解組杜門不通郡邑之間久矣其何辭以張侯哉

乃嘉定瀕海與崇明相隔一洋而近其賈舶往來
類喜以其令相矜詡故賢者易以聞也今質之熊
令君言尤稔悉不誣云始侯繇公車士起家初試
死陵校事卽以文學操行擅大吏之譽時檄攝旁
邑篆則旁邑之民歸其德無不願以爲真令者以
是聲稱籍甚先後蒙刻薦者凡七而竟詛於格僅
僅徙令崇明崇明在大海中負險而控遐其俗樸
茂不知有華屋文繡之侈其土之毛不登貢篚而
民以滋富頗不煩筭斂椎剥之擾惟邑以魚鹽榷

葦爲利人所必爭稍不逞則聚艦而閼異時潢池
騷動至數勤吏士故吏以其身孤懸於風波攘劫
之會居常理之若易而脫有不靖則馴服之爲難
侯精明博達於其風謠俗尚靡不纖芥洞悉旣至
約已奉公而一稟之於宜民柔梗理棼宣幽徹邃
若發硎齒腐略無所動於聲色而諸所申飭獨先
化導故不爲煩苛刻覈之令而邑以辦治其最大
者城蝕於海民洶洶惟魚鱉是虞前令嘗建議別
徙不克卒以遷去而侯來繼組矢力肩之一時重

遷稱不便者群起譁然卽大吏亦以爲難俟懲道
旁之誚奮然決策略土計工調停劑量迄於落成
費不稱靡役不告厲始之言不便者咸鼓舞欣戴
以爲金湯不世之伐而沙聚之區朝不保暮得晏
然樂有寧宇者其誰貽之宜其剗薦數被如宛陵
時也以余所知子產相鄭爲田疇井伍之法鄭之
人業甘心之矣而終之輿頌集焉其歌植我教我
者卽甘心之民也夫子產稱惠人豈不能急治於
俄頃而固以訕爲信耶大都不任愛怨者亦不任
愛德而仁聲入人非漸漬積習其道無繇也則侯
今日之奏最可以探測其淵微矣昔杜少陵傷時
多盜作春陵行以美元結而歎無結輩數十布滿
天下以爲愴今吳之憊極矣而又加以大侵所幸
在位多賢能各竭其才以脩百姓之急而侯之底
績則尤其驗白者故崇明一邑稍見饑而不害而
州邑諸大夫咸推讓其能予無理人之責而有春
陵之感故爲侯張之書以爲序

贈邑簿高君擢 趙府奉祀序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凡小吏以王官擢者匪擢也爲其人之不能其職而
而又無可去之會則姑以王官欵置之王之官第
給事於王之國例不得他徙故陽爲之擢而陰爲
之錮茲非天曹氏純不肖之微權哉顧其人果不
肖也而純之誠是也夫苟非不肖也者而令與不
肖同純則何以厭豪傑之心而令衆庶服也雖然
唐虞之際稱濟濟相讓矣而疇咨之選僅及於九
官十二牧而自九官十二牧之外尚建官惟百能
一一而燭照之俾無遺佚之賢乎是故舉其大而
其細者不足論也乃今之爲天曹者法較詳矣以
其心運之乎陶鈞之上而以其耳目寄之於監司
殿最之間監司曰賢則天曹氏亦賢之而明陟加
焉監司曰不肖則天曹氏亦不肖之而幽黜加焉
此韓退之所謂同則成而異則敗者也謂其黜陟
以人而不以己也若是乎良吏之有所恃矣宜其
十不失一也而吾邑簿有高君者非不能其職而
嘗鑿於監司者也非民之亟欲其去而不可得者
也遂當有王官之擢乎高君固中州之選也其簿

於吾嘉也彊而執果而確事上不阿遠利若浼蓋
卓乎廉幹吏也而爲之長者方怙賴之不翹楚子
亹之有倚相焉比於三年而諸部使者業旌之七
矣人曰高君其將有逸格之處乎居無何而趙
府奉祀之命若闖然而來也非人之所擬也謂天
曹氏錮之與則按籍程能故無專主也謂監司絀
之與則以最旌者必不以殿報也或云下流多謗
議豈有比之徒猝射飛語以誤天曹氏偶忽焉而
不加之察乎夫一薄渺小矣苟知其不肖抹殺之
易耳何至陰中而疾刺之也此又疑其事之必無
者然則胡然而然乎惟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而後
謂之命也在高君亦安之而已乃余獨恠夫國
家用人其途甚廣無大無小均之托重而恃力焉
而何隨事見效者少也乃蘊蘆僑脬僅一得之高
君以彼其賢久而需之縱無逸格之處而第令逡
巡守職無奪其功以畢志於一邑之農田而盡疏
其鹹澇則灌漑所資必不使驕陽殺稼而嗷嗷萬
姓舉喪其樂生之心如今日已也嗟乎所用非所

養所養非所用獨今之世哉高君已投効行矣宜學校之公論翕然而章之也會邑博王君孔君率其徒來丐余文以壯其行乃綴其大都而志余之所感云

送邑丞趙君致仕還蜀序

蜀人趙君起家貢資來丞吾邑邑之幅員幾七百里地大而人衆治之爲難而丞固貳令以宣化者也君以司贊爲職要於詰奸慝禁兇殘擒雉盜賊以輯和其民人縱之則弛急之則亂故求其職之稱尤難而君有嚴潔之操通敏之才能時其事之狹濶而裁之故所至游刃在任不逾二年而萑苻息警四境晏然長吏以爲能卽屬以他事靡不辦給而七邑之長吏聞之咸願得如趙君者爲之貳而諸部使之賢者亦亟稱之曰趙丞非常人也由是聲聞特著行將推轂於朝而會一使者獨疑之咄丞何物能延譽至此稍爲之變色然訕於公道終未敢遽去君也而君遂拂衣竟致其事而去矣諸部使慰留之不能得而已之父老子弟相與